

娘年高，恐不及一见慈颜，以此痛心，殆不堪处。皓自酉年闰八月至太原，明年十二月至云中，两处供给幸不缺。又明年五月，元帅晋王驱皓诣冷山悟室监军家。监军使皓教其子昭武。是行在途两月，跋涉四千里。冷山距金都二百五十，其地苦寒，九月而雪，四月草始生。十年中受尽艰辛，不可胜说，衣着更不与，盛夏服粗布。随行使臣沈珍、兵士邱德、党超幸在，张福、柯辛已死。皓至冷山之明年春，元帅尝许南还，将行，监军父子坚不肯。比至草地，元帅虽怒，已无及，乃遣王侍郎回。二三年来监军稍相信，前此见问南中事，皓不识其意，每每烦恼。戊年金军过江，有虜到秀州，人后却到冷山。皓以秀事问之。虽知此州官吏并前期往华亭，免遭俘掠，终不得端确，缘此忧恼成病。监军后除右丞相，不主和议，前年七月罢知兴中府。故宋、兗、鲁三王，内外用事，欲割地以和。去年正月，复召悟室入，专权益甚，三王不胜忿，谋共除之。为二吏所告，七月三日遂诛三王。九月，王侍郎来留肇州，遣其副回，索进奉及取投附人。朝廷既无素备，其银绢礼数，合入商量，乃一切竣却，遂至交锋。虽顺昌军捷，岳帅众集，忽复班还，何补何补！使臣履危受辱不足惜，当念上皇神枢久寓遐荒，太后年高，岂不思国？宗室困辱不忍说，生灵转徙何时休息？谓宜权以济事，况为亲屈，所当容忍。悟室尝问岁币。皓答云：“契丹景德中，虽有此例，缘山东、河北产丝蚕，其地今属金国，责之东南，恐不如数。金三千两，景德无之。”又问正朔。皓答云：“年号本朝所自有。”悟室云：“南朝欲自用其年号，若表书来，当用此间年号。”又问封册。皓答云：“此是虚名，不必较。”又问投附人还可得，皓答云：“昔东魏侯景以十三州投梁，有众十万，后败守寿春，才存数百。武帝欲以景易侄渊明，景遂作乱，陷台城，弑二帝，景虽灭，梁祚亦亡。鉴戒甚明，恐必不许，虽许亦不肯来就死，徒成祸乱！”悟室曰：“我亦道不可得。大人云须得投附人至，若不至，自坏尔家国。”久之，谓皓曰：“随我到济州看春水，尔是直性人，言语朴实，与我意合，将尔去与大夫商议。我约蓝公佐四月间到来，若三两桩事从得，使尔归国商量。”遂以三月半到济州，四月四日回冷山。居八日，悟室又云：“更随我到燕京。”以二十三日，五月初到草地。及闻莫将来，所请皆不从，大怒起兵向河南。及顺昌之败，岳帅之来，此间震恐。未几，而岳帅军回，吴璘军大败，河南关西故地一朝复尽得。八月十八日，皓与宇文相公先入燕，至九月七日而车驾入。宇文去冬教悟室子孙，因此遂为谋画，每屏人私语至夜分。悟室问：“江南如何可取？”宇文云：“先取四川，顺流而下。”宇文前此已知贡举，及充规画三省使，建宫、制礼，凡百事与议。今有男女二人，自云南中一子是过房，一女是庶出，老年无亲，惟此二子。自与悟室议，换授光禄大夫、翰林学士兼太常卿，修国史，详定礼仪。以此欲得皓亦换官，庶几朝廷知得例换。九月二十二日，悟室父子八人同右丞相萧度父子四人，皆绞死城外焚之，为其跋扈擅命也。皓虽失倚托，幸免换官，亦未敢理会请受。且教二童，为饘粥之资。近又闻例有换授拟皓朝散郎、翰林直学士。皓自闻换授，日夜号恸。有昭烈大将军者，晋国之弟，从前相爱，闻此见怜，遂同晋国之子见平章相公，愬母老累重，乞免换授。虽已见许，未知其他宰执何如？更旬日间可决也。娘娘年高，岂不因皓重添忧恼。然为国忘身，自古有之，无可奈何。所愿免得换授，将来和定，须可图归，万一不免，与老小长诀矣！临纸拭泪，悲不自胜！申年十一月晦日，男皓百拜。

（原载乾隆《乐平县志》）